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花滿嶺南，春立人間

清雅

人們總說，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。而嶺南的春，從不姍姍來遲。這裡立春日的風，軟極了，輕極了，也暖極了。它吹綠了樹，吹紅了花，吹開了人們臉上的笑顏。一眼望去，一派繁榮景象。

嶺南的春，花開得極早。少了北方凜冽的冷，更多了幾分南方的溫潤與雋秀。紅花綠草們，在春暖大地的沐浴中，紛紛迎春……

粵西山間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城——信宜。它有個鎮子叫錢排鎮，依山傍水，環境優美，很是靜謐。立春時節，欣然享受山水間李花帶來的浪漫，好不愜意。山丘上，千樹萬樹的李花低頭不語，簌簌綻放著星星般的小白花。枝桿頗為彎曲，幾片薄瓣緊簇擁著鵝黃色花蕊，或三三兩兩疏疏落落地開；或一簇簇密密匝匝的，清新素雅；閉眼一聞，叫人神清氣爽。

山風輕揚間，花瓣便悠悠飄落，沾在了賞花人的肩頭、髮梢，就像一場溫柔的春雪。那清新的香，淡淡的，沁著山野的清潤，叫人如癡如醉。俯身輕觸，花瓣瑩潤，指尖剛碰到，便怯生生地墜下，零落的瞬間，還留著幾分迎春的傲氣。

在嫩芽的襯托下，枝頭零落的白花，更顯春的活力。李樹的新葉，嬌嫩得像是能掐出水來，琉璃般通透，繞著素淨淡雅的花，滿是新生的力量。立春的粵西山間，更像是世外桃源一般，沒有車馬的喧嚷，只有鳥語花香。賞花人緩步而

行，享受微風的輕撫，不忍驚擾這滿嶺的春意。

在這裡，你不僅能遊山玩水，沉浸在花的海洋裡，細嗅李花的芬芳，還能聽聞李花背後鄉村振興的故事。以前，老家的道路不通暢，山路崎嶇不平。雖然自然資源很豐富，但難以開發推廣。那時候，這些三華李並不出名，很難銷售，人們日子過得也比較艱苦。後來由於設立了「銀妃」品牌，因為其表皮裹了一層銀白色果粉而得名。這層粉具有獨特的保鮮作用並增加了辨識度，使其區別於其他的李子。再加上充分利用地域優勢，品牌包裝，結合文旅資源，不斷延伸產業鏈，鄉村才得以振興。村子裡的人現在各個喜笑顏開，日子真是越來越好了，心裡那叫一個高興啊！

信宜的錢排鎮僅僅是鄉村振興的一個縮影。在廣東，甚至在全國，還有很多類似的鄉鎮，他們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，不斷挖掘地方特色，鄉村產業深度融合，形成了當地的農業品牌，以此推動當地的經濟，形成特色產業鏈，響應鄉村振興的號召。「一花獨放不是春，百花齊放春滿園」，越來越多鄉鎮正在不斷努力，因地制宜，結合生態、文旅產業鏈，打造更為特色的品牌，讓本地農產品、文化走向更闊遠的地方。

嶺南的立春，花是主角，從山野到鬧市，從素白到嫣紅，處處都悄然綻放著各種花。愛花人，也會常會驅車前往田間山頭賞花，深吸一口大自然的氣息。

也會在鬧市中逛逛春節前的花街，買一些喜歡的花回去裝點溫暖幸福的家。

風拂過嶺南，花開向陽。親愛的朋友，請俯身，拾一朵飄零的李花，嗅一縷花街的馥郁，細品嶺南的立春與安寧。

一月尋芳

賴安娜

每年到了一月，我心裡會生出一點帶著期待的癢意，該去花市了。

花市在城南的河邊，是臨時的，用竹竿和帆布搭起長長的棚子。一走進去，彷彿是踏錯了季節，闖進了另一個天地。各種幽幽的甜香，撲面而來，將人溫柔地裹住。眼前是潑天潑地的綠，深深淺淺，濃濃淡淡。大盆的橘子樹，果實纍纍，金珠兒似的，沉甸甸地壓著枝頭，看著就喜氣。臘梅花那清冽的冷香，絲絲縷縷的，在暖烘烘的空氣裡辟出一小片孤高地。

文藝副刊



盤。

我不大看這些熱鬧的。我的目光，總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裡逡巡。賣花的攤主多是四鄉來的花農，穿著臃腫的棉衣，袖口油亮，臉上紅撲撲的，帶著田野的風霜。

他們不大吆喝，只是安靜地侍弄著那些花草，或是三五個聚著，用粗瓷碗喝著釀茶，話著家常。這種家常的氣氛，比花木本身更讓我覺得適意。

我挑花，要那含苞的，或是葉子生得精神，卻還看不出什麼名堂的。彷彿它的好日子都藏在那緊實的骨朵裡，等著未來的時日，一天一天地，把它催發出來。

今年停在一個老人的攤前。他的攤子上，沒有鮮艷的花，儘是些觀葉的。角落裡，幾盆水仙，養在樸拙的淺盆裡，用各色的雨花石壓著根。

我蹲下身，看中了一盆。鱗莖不算碩大，形貌也不甚規整，像個歪著頭的白胖子。葉子卻生得好，不過三四寸高，挺挺的，中間已然抽出了兩三支短短的花莖，頂尖上，能看見米粒大小的一點鵝黃。就是它了。老人用一張舊報紙，仔細地替我包好盆沿，咧開缺了牙的嘴，笑著說：

「這『凌波子』，性子靜，給點水，給點光，就能給你好看。」

回到家，把它安置在書房的窗台上。侍弄水仙是極省事的，我有一隻專用的白瓷水盂，每天傍晚，將清水用一把小壺，沿著盆邊，極緩地注下去。約莫過了十來日，那花草頂端的鵝黃，脹大成了一個橢圓的苞。忽然在一個清晨，推開書房的門，一縷極清的香氣，便浮漾在清冷的空氣裡了。走近了看，一朵花，開了。六片白瓣，襯著一個金黃色的副冠。開得那麼文靜，香氣一陣濃，一陣淡，隨著光影的流走而變幻。這香氣，清冷而不孤寒，是專屬於年首的芬芳。

看著這案頭一花，心裡便覺得滿滿的，又空空的。滿滿的，是這由我一日日看著長大的生命所給予的喜悅；空空的，是那些俗世的掛礙，彷彿都被這清雅的香氣滲蕩一空，預備著裝進新的東西。新的一年會怎樣呢？

誰也不知道。但至少，我有了這樣一個開端，這過程裡，有我的期許，更有它自身的意志。我們能做的，不過是提供清水、陽光，與一份不打擾的關懷，然後，等待一個自然而然的結局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賴安娜

海韻文藝副刊

賴安娜

海韻文藝副刊